



第一本

現代散文集

第一本

今代書店謹贈

今代書店總經售

撰稿人：

巴金

王瑩

斯衛斯

老舍

朱 葶

沈從文

李一冰

周作人

茅 盾

郁達夫

南 星

倪貽德

徐蔚南

許欽文

唐 晴

唐錫如

盛明若

傅東華

趙景深

葉永蓀

廢 名

穆木天



3 0610 5025 2

835.8
288
2:1

現代散文集

春輯

春雪

春雨

春雷

春天

春與中年人

夏輯

苦雨齋之一週

夏之一週間

我底夏天

一週間給五個人的信摘抄

在熱波裏喘息

今年的暑假

第一本

目錄

盛明若 王瑩 朱嘗 唐晴 傅東華
周作人 老舍 巴金 沈從文 郁達夫 廢名

一 二 五 九 一二 一六 二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六 四〇

現代散文集·壹·一

秋輯

熱與冷
書生的一週間

心境的秋

南國的五月

十月之晨

菊花

虞山秋旅記

冬輯

十一月

雪的回憶

冬天

臘雪

茅盾
趙景深

葉永蓁

唐錫如

李一冰

許欽文

倪貽德

史衛斯

穆木天

南星

徐蔚南

目次·二

四三

四六

五三

五四

六九

七三

七七

八一

一〇九

一一〇

一一三

一三七

春輯



春雪

盛明若

天氣真古怪，在這早春時節，竟下起雪來了。濛濛地開始下雪的時候是在下午，這是怎樣一個清冷的初春底下午啊，我正因悶得慌，上街去閑逛，東闖西闖，認得路也好，不認得路也好，祇是一柵柵地逛過去。

到皇御河，看到那小小的一簇簇落到那平靜的水上，在一座小橋邊，我站住了；我看見一家人家門口札着彩，掛着紅燈，他們是有喜事。一頂小轎，四周掛着繡紅的花綠幃帷，一個紅衣紅裙目戴藍色眼鏡的新娘正踏上轎去，另外有四個中年婦人，黑衫黑裙，佩紅綢一條，如三角皮帶，一個手中拿幾枝香，一個手中拿一幅紅氈毯，一個手中拿一個火爐，爐蓋上飛出一縷縷的青烟——後來據金孝漢說，裏面是燒着芸香。小轎抬出了門，四個佩紅綢的婦人跟在後面，過小橋而去。在紛紛小

雪之下，我兀立着目送着她們。

有兩個小女孩子，差不多高矮，各穿黃色長袍，項間披紅色圍巾，也在看熱鬧，看轎子遠去了，懶懶地回家——在河對面——於是立到家門口，眼睛還是瞧着遠方，瞧着那美麗的小轎消失了的遠方。

在我身邊走過一個婦人，手裏攬着一個孩子；這母親在說：『他們「回門」，新娘子「回門」去了，今天晚上還要來。』

我走過了他們倆，匆匆地經過一家人家，這人家底門很低，是一家小戶人家；一個老年婦人坐在門口，對一個孩子在說：

『叫你姆媽來，她晾着的衣服盡掉落在地上了，叫她快來，去，去叫——』
孩子跑着去了；老婦人對一個鄰居講：

『一天到晚，一天到晚在外面，再也不回家來的——我是老了——』

我不禁打了個寒噤。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這初春的雪帶來的嫩寒是難禁的，我把大衣領翻了起來，我沒有帶傘，看着遠遠地白濛濛的一片，我急急地用快步走着。

我不知道那兩個紅圍巾的小女兒是在怎樣的想，那一頂美麗的小小轎子在她們兩顆無邪的心靈上會發生一些什麼意義。

我更不願再在這裏論到我目觀的這現實底橫切面——這會引伸到一個掃興的結論。

小小的雪是下着；下着；難禁的是這初春的雪帶來的嫩寒。

春雨

王 瑩

清晨，迷朦中；覺着有誰輕輕地敲着窗紗。

爲了幾天來，做了惡的夢，那爵士音樂和紅綠燈下的夢。

天氣暗而且冷，而且是春天裏的冬天。

那些人的話，說謊的話，全都聽得疲倦了。那些險詐的心，黑的心，冷的心，

也全都見得厭倦了！

那戴着假面具的臉，是更可憎惡的啊！

想着那些可怕的事：那映畫中照出來的浮腫的臉，那沾染了文明戲的慘敗的自己的影片，便像被刺着一般地，心，微微地覺着痛。

……而且又是春天裏的冬天，這樣想看，便拉上了窗紗，沉沉地睡了。

迷朦中，彷彿又有誰說着話，那麼幽微地，便睜開了眼睛，窗外飄進了絲絲的細雨，那是春的雨，春的雨啊！那麼溫柔的晶瑩的雨，高興的心便嚷了起來。

『辜負了這樣的雨是不行的啊。』想着，便忙着披上了衣服，撐起傘，一個人，悄悄地，跑去訪問那擁着綠的柳條和小鳥的春底朋友們。

公園的門旁，站着四個年青的人，在做着手勢，管門的人卻說：

『啞子啊，沒有票子是不能進去的。』

望着那失望的臉，心裏便暗暗地想了，在這黑暗的世間，聾了豈不更好？可以不聽見那些可憎的話語，沒有眼睛的人是更可以忘去那鄙俗的一流的存在啊！

我悲哀我有一雙眼睛。

園內，晶瑩的細雨吻着嫩黃的玉簪花，吻着垂到地的柳條。春底風，輕輕地吹拂着，便那麼軟軟地，溫柔地搖擺起來。——是春底纖手織成的錦障。

那麼恬美，又是那麼寂靜，沒有一個人，什麼好像都在做着期待的夢。

『爲了要會你，忘記了懼怕，在幽寂的小徑中，寂寞地走着，我一個人啊！』
和着小鳥的戀歌，便低唱着這富有溫情的調子。在嫩黃的密葉中，我坐下了。絲絲的細雨，飄到我的頭髮上，飄到我的衣襟裏。覺着無限的淒涼，無限的喜悅。

這枝頭跳到那枝頭，小鳥好像互相說着知心的話。我愛牠們，牠們也愛着我，可是，牠們卻不肯飛到我的肩上來，雖然這樣愛我；是爲了我是存活在這黑暗世間裏面的人，不信任我吧？

『假如，我也有羽，我會和你們一同地，一同地飛到那迢迢的蔚藍的海岸，青色的天空，我決不願做一個存活在黑暗世間裏面的人哩。』這樣，在心的深處默默地悲傷地將這幾句話告訴那些可愛的小鳥們時，淚珠已經流到被風吹得冷冷的臉上溶合在春雨中，滴到嫩黃的密葉中了。

那麼恬美，又是那麼寂靜，沒有一個人，好像什麼都在做着期待的夢。

春雷

朱 營

該是多麼動人的那兩個字：『春雷』。雷底震撼，那種神祕性的隆隆的聲音，響動時誰都會受到震驚。即是流行一些說，那聲音有如巨輪底轉動，也令我聯想到『時代底輪子』等等。

據說，春天第一次雷後，地下的蟲子們，便由蟄眠而醒來了，蠕動，而且翻身了。那些草跟花樹之類，也喜歡在那種節候中茁芽。似乎第一次的春雷，是如此偉大。

不過這雷，我說太遲了，好多天以來少年人們早已在醉人的氣候中醒了，懂得他們青春底珍貴，正在一點也不吝惜地使用着他們底活力。即如昨天那個遊旅，少年的友人們自是活躍，可喜地富有着蓬勃之氣。

這『春雷』，敲擊着我回憶底巨罈，把昨日舊地重遊的意緒激湧了起來。可說是一種委婉的懼怯，在繫着於戀念的舊地，差不多是由於傷感的；而傷感則誰都該有，且誰都不配干涉，我以爲。

好像重遊之下，那淺淺的山，那全浴着陽光的梅花林子，睡眠般脈動的湖水，奮興的遊客等，都是索然無味地撩撥起人底愁味來了。

所以，感慨是不能不有了；然而爲了安寧，我總極力地掩藏；我更頂會小心，常偷視着別人，是否太聰明地已發覺了我底正在傷感。

那個遊旅是如此地令我疲弱，回來自然希望一個平安的睡眠，不過終究被傷念所追擊，而昨晚成就了一次可怕的失眠。

忽然今晚響了春雷了，我拋卻希求着的熟睡，興奮了。雖然爲了風雨而又復寒冷，但總覺到春天真是滿着活躍；蟲子打從今天起便醒了，蠕動了；我永不會冬蟄

，恐也將永沒甦醒。

隆隆地，夜將半時，外邊還斷續地響着『春雷』。

春天

唐 晴

近來，晚春的天氣，好像有魔鬼似的使我不能安靜，心像蕩在不可知的什麼地方了。如果，是個『詞的解放』底『詞人』呢，我卻也很想『摸摸女人的屁股』，『打打麻將，罵罵爺娘』，但畢竟自己的粗野還够不到那麼的文雅。無已，祇好下流的去逛大世界。

在大世界，每晚，一些死白色臉頰的，睡態忪惺的眼圈一道黑色，或是眼皮紅紅的女人，和浮浪的流氓，或短衣的勞動者，小職員們，像金魚似地浮游着。女人做着痛苦的媚眼，不自然的嬌態，許多貪婪的眼，貪婪的心，貪婪的手，蕩漾在她們的四周。大家都在消磨生命的元素，都在完成他人生底一階段。而那些出賣肉體，出賣精神，甚至要出賣靈魂而生活的女人們，卻在一個老婦人的監視之下，痛苦

地媚笑，痛苦地承受陌生人的摸，摟，和醜態的調笑，在她們，浪費生命已經成爲一種生活的方式，就是說，已經成了專門的職業。也許，進一步說，每個人都在一秒一分地浪費着生命的，他們爲了生活，不，爲了糊口，養活身體，出賣青春，出賣靈魂地浪費着生命的。

我木然地站在黑暗的天井底一角，癡呆地望着人們的這種奴隸的娛樂。幾次，那些女人們，淫蕩地，以媚惑的眼，橫盼過來，然而，那眼是怎樣的含着怨抑和苦惱啊。甚至，有次，一個中年婦人，牽了一個小姑娘問我，嘻皮笑臉地：

『這個小姑娘怎樣呀？』

這個小姑娘怎樣呀，唔，我有甚麼話說呢？爲了生活，把所謂『人』這生物，像商品樣地展覽，陳列，和貨比貨似地希望有錢的顧主底青睞，這一直是習慣了的從前代下來的事了。不過，到了現在，好像『合理化』而且普遍化吧了。譬如，在

『職業介紹所』，『姑蘇老薦頭店』等處，是與『這個小姑娘怎樣呀？』最明顯的一例。

我終於不解甚至好笑了，那些『春的專號』者們，為什麼把春天那樣珍重呢？而且還要幻夢春天的美麗呢？否則，大概春天是現制度底一面鏡子罷，從它反映出種種底必然的形態，而預告別的一個春天的必需。

一九三三，五，一四。

春與中年人

傅東華

今年的春如此其珊珊來遲，大概已有許多人感着焦燥了罷？但對於我，這卻祇有一點影響，就是使我超出預算的多破費幾塊買煤錢罷了。

覺得能在火爐旁邊多烤幾天也不錯，不但沒有盼望春來，並且已渾忘了春不來。這樣的心情。既不會加以解剖和比較，便覺得它很自然，並不是什麼突變或漸變的結果。

前幾天，忽然覺得爐邊有點火辣辣，就叫停了火，但終不會浮現「春來了！」的意識。這好像也很自然，絲毫不覺有變異。

中飯下樓同家人聚餐，孩子們剛從學校跑步回來，大家都面紅耳赤，滿頭是汗，口裏喊着，「熱，」兩手不住地揮風，回顧自己身上，老羊皮還未換下來，這才

驚覺和孩子們的距離已經很遠，自己已經深入中年階段了。

驚就引起了回憶——回憶五年前，回憶十年前，回憶二十年前，卻盡是依稀的輕夢；當日的心情終究喚不回來了。

過去的已經淡到不可辨識，凝結在我心上的祇有現在一頃刻的感覺，現在一頃刻的心情。然而這一頃刻是何等的有價值！因若放它過去，不久之後就又成了輕夢了。

進入中年階段不自今年起，但這回才有中年的認識，不能不說是我的新經驗，而我始終相信凡新經驗都是可貴的。死是人生的最後經驗，有誰能長生不死，也便成一種的缺憾。

譬如這麼說罷。酒量大的人總還有法子得到一醉的經驗，酒量淺的就無法得到痛飲不醉的經驗了。比較起來，到底誰強似誰，那是不難判別的。

青年人大都逢春便醉，如今春卻醉我不倒了。這是我——或者一切中年人——大可自豪的一點。不過不醉者對於醉者沒有可輕視他的權利，猶之醉者對於不醉者沒有權利可肆其譏嘲。人類的各員彼此尊重自己的經驗，也尊重別人的經驗，人類的和平大概就可維持了。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很遠嗎？」這熾炙人口的詩句，初看看似至理名言，但若拿事實來對證，終究是帶着十足的浪漫氣分說的。且不把春的義蘊來引伸，即以自然的春而論，如今年這樣，它豈不明明遲了差不多兩個月才來嗎？

但這詩句是該用它的象徵意義講的。這樣，離事實就愈遠了。我們的冬天豈不已經够長了嗎？和人類的歷史一般長了嗎？然而何嘗有一絲春的消息？關於這也彷彿是中年人看得比較明白，因為中年人照例是浪漫氣分較少的。這或者又是中年人差可自慰的地方，因為他知道春來反正是無望，所以也就無所用其苦悶了。

一般服膺這句浪漫詩句的，有的以爲春可用符咒去喚召，或用人工來促成。因爲如今世界的一角不是已經用強烈的人工促成開春了嗎？但是我們所見的也祇是極稚嫩的蓓蕾萌芽，且又並非泡製出來，祇靠着少數妙工的技巧和道德，又況四周圍北風方勁，安見得這根株未固的初芽不終被摧折？

又有的，把人類看做了他們所居住的行星一般，以爲也可以判爲兩極，這一極黃昏的時候，便是那一極的黎明，而如今沒落中的一部分人類，至少已在嚴冬肅殺的氣候了，那末「春天還會很遠嗎？」這可說是一種科學的浪漫主義，其實比純正的浪漫主義強不了許多。

然而，人類的嚴冬畢竟是人類自己造成的。春之到臨地上，本來無分彼此，人類將暮天的高閣擋住了春陽，將工廠的黑煙嚇走了啼鳥，於是乎都市無春了。最不幸的，在要將這些障礙拆除，已經在人力之外。

在中年的我，自知等春真正到來的時候也許還能發一驚，但已沒有勇氣權將醉景當春景，就因怕醒來時吃不起幻滅的悲哀，所以唯有打點着去適應更可怕的嚴冬了。這種嚴冬生活中的唯一安慰，祇在我已明知其如此，不過如此，本來如此罷了。

夏輯

苦雨齋之一週

周作人

七月二十三日

陰。上午，得半農贈所編中國俗曲總目稿一部二冊。寫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與季谷。午，往石駙馬大街應菊農伏園之招，來者佛西振鐸及劉林黎諸君，下午三時回家。耀辰來談，六時後去。晚慧修來。

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來，買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來訪。下午，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重校閱講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壽堂，劉天華君開弔，送禮，又聯云：廣陵散絕於今日，王長

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訪川島，午回家。下午，以講演稿送還鄧君，定名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改訂焚椒錄。吳文祺君以平伯介紹來訪。金源來談。夜，大風雨。

二十六日

陰雨。上午，寫信九通。下午，寫講演稿小引來，即寄去。奚女士來訪，爲致函季明。晚，寫看雲集序文未了。

二十七日

晴，上午，寫看雲集序了，寄與開明。任仿樵君來談，還珂雪齋集一部。下午，往訪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時回家。得上海寄來舊書二部。

二十八日

陰。上午，啓無來，幼漁肇洛先後來，下午去。得半農贈朝鮮民間故事一冊，其女小蕙所譯，前曾爲作序。嗣羣來，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見贈。平伯來。傍晚

大雷雨，積水沒階。十時頃，啓無平伯嗣羣共僱汽車回去，齋前水猶未退，由車夫負之出門。

二十九日

雨，後晴。上午，閱石戶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藥草。下午，抄所譯兒童劇，予兒童書局，成二篇。

夏之一週間

老舍

我與學界的人們一同分潤寒假暑假的『寒』與『暑』，『假』字與我老不發生關係似的。寒與暑並不因此而特別的留點情；可是，一想及拉車的，當巡警的，賣苦力氣的，我還抱怨什麼？而且假期到底是假期，晚起個三兩分鐘到底不會耽誤了上堂；暫時不作銅鈴的奴隸也總得算偌大的自由！況且沒有粉筆麵子的『雙』薰——對不起，一對鼻孔總是一齊吸氣，還沒練成『單吸』的工夫，雖然作了不少年的教員。

整理已講過的講義，預備下學期的新教材，這把『念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的工夫已作足。此外，還要寫小說呢。教員兼寫家，或寫家兼教員，無論怎樣排列吧。這是最時行的事。單幹哪一行也不夠養家的，況且我還養着一隻小貓！幸而教

員兼車夫，或寫家兼屠戶，還沒大行開，這在像中國這麼文明的國家裏，還不該念佛？

鬧鐘的鈴自一放學就停止了工作，可是沒在六點後起來過，小說的人物總是在天亮左右便在腦中開了戰事；設若不乘着打得正歡的時候把他們捉住，這一天，也許是兩三天，不用打算順常的調動他們，不管你吸多少枝香煙，他們總是在面前耍鬼臉，及至你一伸手，他們全跑得連個影兒也看不見。早起的鳥捉住蟲兒，寫小說的也如此。

這決不是說早起可以少出一點汗。在濟南的初伏以前而打算不出汗，除非離開濟南。早晨，晌午，晚間，夜裏，毛孔永遠川流不息：自要你一眨巴眼，或叫聲環——那隻小貓——得，遍體生津。早起決不爲少出汗，而是爲拿起筆來把汗吓回去。出汗的工作是人人怕的，連汗的本身也怕。一邊寫，一邊流汗；越流汗越寫得起

勁；汗知道你是與牠拚個你死我活，牠便不流了。這個道理或者可以從易經裏找出來，但是我還沒有工夫去檢查。

自六點至九點，也許寫成五百字，也許寫成三千字，假如沒有客人來的話。五百字也好，三千字也好，早晨的工作算是結束了。值得一說的是：寫五百字比寫三千的時候要多吸至少七八枝香煙，吸煙能助文思不永遠靈驗，是不是還應當多給文曲星燒股高香？

九點以後，寫信——寫信！老得寫信！希望郵差再大罷工一年！——澆澆院中的草花，和小貓在地上滾一回，然後讀歐，亨利。這一鬧鬧就快十二點了。吃午飯；也許只是聞一聞；夏天聞聞菜飯便可以飽了的。飯後，睡大覺，這一覺非遇見非常的事件是不能醒的。打大雷，鄰居小夫婦吵架，把水缸從牆頭擦過來，……只是不希望地震，雖然牠準是最有効的。醒了，該弄講義了，多少不拘，天天總弄出一

點來。六點，又吃飯。飯後，到齊大的花園去走半點鐘，這是一天中挺直脊骨的特許期間，廿四點鐘內挺兩刻鐘的脊骨好像有什麼衛生神術在其中似的；不過，挺着胸膛走到底是壯觀的；究竟挺直了沒有自然是另一問題，未便深究。

挺背運動完畢，回家。屋子裏比烤麵包的爐子的熟度高着多少？無從知道，因為沒有寒暑表。屋內的蚊子還沒都被烤死呢，我放心了。洗個澡，在院中坐一會兒，聽着街上賣汽水，冰激凌的吆喝。心靜自然涼，我永遠不喝汽水，不吃冰激凌；香片茶是我一年到頭的唯一飲料；多啫香片茶是由外洋販來我便不喝了。九點鐘前後就去睡，不管多熱，我永遠的躺下——有時還沒有十分躺好——便能入夢。身體弱多睡覺，是我的格言。一氣睡到天明，又該起來拿筆吓走汗了。

過去的一週就是這麼過去的；沒讀過一張報紙，不作亡國的事的，與作亡國的事的，或者都不大愛讀新聞紙；我是哪一等人呢？良心上分吧。

我底夏天

巴 金

我把自己關閉在墳墓一般的房間裏已經有許多許多的日子了。每天每天我坐在陽光照耀的窗前，常常坐到深夜。窗戶外面是一排高聳的房屋，這房屋雖然不會給我遮住陽光，却給我遮住了街市，而且使我看不見這一個大都市裏的羣衆。

於是夏天到了。許多的工作停頓了，許多的人到陰涼的地方去了。這都市就成了熱帶的沙漠，在這裡連風也是熱的。寫字間裝好了電扇，工廠裏却依舊燃着烈火熊熊的火爐。對於某一些人夏天似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在這沙漠上他們也可以找到綠洲。這綠洲只是爲着少數人而存在的。

然而對於我，我是痛切地感覺到夏天來了。我依舊留在自己底墳墓般的房間裏，而如今墳墓外面却被人燃起了野火，墳頭的草已經被燒枯了，墳墓裏就變成了蒸

籠似地熱。我底心像炭一般燃燒起來，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熟得不能夠動彈了。在這些時候我雖然依舊枯坐在窗前，動也不動一動，而且差不多要屏絕了飯食，但我却不得不拚命地喝着涼水，來熄滅我心裏的火焰。

我這樣整日家坐在窗前，我是在看那高聳的房屋麼？不，那些房屋就像一匹火山，在平靜的表面下正沸騰着火流，這火山是遲早要爆發的。我是在看這大都市裏的羣衆麼？不，他們這時候是在火爐旁邊被燒被蒸，在馬路中間飛馳着的汽車裏面沒有他們，而且連馬路也被那高聳的房屋給我遮住了。那麼我就是無益的癡想中浪費我底生命麼？

不，我是坐在一張破舊的書桌前面創造我底「新生」。這「新生」是我底一部長篇小說，却跟着小說月報社在開北的大火中化成了灰燼。那火是日本兵士放的火，牠燒毀了堅實的建築，燒毀了人底血肉的身軀，但牠却不能夠毀滅我底創造衝動。

，更不能夠毀滅我底精力。我要來重新造出那被日本的爆炸彈所毀滅了的東西。我要來試驗我底精力究竟是否會被那帝國主義的爆炸彈所克服。

日也寫，夜也寫，坐在蒸籠似的房間裏，坐在烈火般的陽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動彈，忘了飯食，這樣經過了兩個夏季的星期以後我終於完成了我底紀念碑，這紀念碑是帝國主義的爆炸彈所不能夠毀滅的，而牠却會永久地存在着來證明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

我把這當作一個賭，拿我底精力來作孤注一擲，但是這一次我却勝了。

這樣地度過了我底兩個星期的夏日以後我如今是要離開這蒸籠似的，墳墓似的房間了，我如今是要離開這熱帶沙漠似的大都市了。

然而我會回來的，假若有一天，墳頭生長了茂盛的青草，沙漠變成了新綠的原野，那時候我會回來，回來看我底紀念碑是否還立在這都市裏。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

一週間給五個人的信摘鈔

沈從文

甲

不要爲回憶把自己弄成衰弱東西，一切回憶都是有毒的。

不要儘看那些舊書，我們已沒有義務再去擔負那些過去時代過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觀念了。在我們未老之前，看了過多由于那些老年人爲一個長長的民族歷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墳墓鑽去的道教與佛教的隱遯避世感情，而寫成的種種書籍，比回憶還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

大概人是要受一種轄治才能像一個人。不拘受神的、受人的、受法律的、受醫生的、受金錢或名譽、受過去權威或未來希望，……多少要一點從外而來或自內而

發的限制，他纔能夠好好的生活下去。奴性原是一種本能，一個人無所傾心，就不大像一個人了。

失戀使你痛苦也是當然的，就因為這是你自己選定的主人，初初離開你時，你的自由爲你所不習慣，所以女人的印象才折磨到你的靈魂。覺得痛苦，就讓牠痛苦下去，不要用酒用別的東西去救濟，也用不着去書本上找尋那些哲理名言罷。酒只是無用處的人懦弱的人才靠到牠來壯胆的東西，哲理名言差不多完全是別一個人生活過來思索過來後說出的話語。你的經驗，應當使你痛苦，去深深的思索，打發一些日子。唯一的醫藥還是「時間」，時間使一個時代的人類污點也可以去盡，讓時間治療一下你這個人爲失去了主人而發生的痛苦，實在太容易了。

丙

不要羨慕那些作家，還是好好的作你的物理實驗罷。

一個寫小說的算什麼？他知道許多，想過許多，寫了許多，其實就永遠不能用他那點知識救濟一下他自己。他的工作使他身心皆十分疲勞，他的習慣罰他孤單獨立。……他自己永遠同一切生活離開，站得遠遠的，他却儘幻想到人世上他所沒有的愛情和其他東西。他是一個拿了金碗討飯的乞丐，因為各處討乞什麼也得不到才，一面呻吟一面寫許多好夢到這世界上。

丁

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環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編排，不是保守那點遵王復古的感情弄得好的。

與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傾心到過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個嶄新的希望上去。

不要因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犧牲就把膽氣弄小了。去掉舊的，換上新的，

要殺死許多人，餓死許多人，這數目應當很大很大！綜合成一篇用血寫成嚇人的眼目，才會稍有頭緒！

戊

一個女人本來就要你們給她思想她才會思想，給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時用規則或人格使她生活得像樣一點，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樣一點！

女子自己不是能生產罪過的！上帝造女子時并不忘記他的手續，第一使她美麗，第二使她聰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盡了他造人的責任。可是你們男子辦教育的。作丈夫的，以及其他製香料的，販賣虛榮的，說謊話的，唱戲扮王子的，縫衣的，發明鞋子帽子的，……却把女子完全弄墮落了。

七月十三

在熱波裏喘息

郁達夫

因為還有許多未完的稿子想做，所以在一個月前，就定下了獨身北上的計劃。但一直到六月底止，上海的天氣真也涼爽得可愛，因此一捱兩捱，就捱到了七月。直至七月中旬將到，而忽然一變，上海竟變成了天天在百度以上的灼熱地獄了。在這樣的熱波裏浸着，便吐一口氣都覺得累贅，還那裏有心想上車雇馬，放心行旅呢？所以這幾日來，只在小小的寄寓裏，脫光了衣服，醉酒酣臥和看書。

第一部看的，是谷崎潤一郎的『食蓼之蟲』。三數年來，和谷崎的筆墨，疏遠得也很長久了。這一次得到了春陽堂發行的這一冊小本小說，真使我寢食俱忘，很快樂地消磨了一個午後，和半夜的炎熱的時季。文筆的渾圓純熟，本就是這一位作家的特技，而心理的刻劃，周圍環境的描摹，老人趣味和江戶末期文化心理的分析

，則自我認識谷崎，讀他的作品以來，從沒有見到比這一部『食蓼之蟲』更完美的結晶品過。這一部書，以我看來，非但是谷崎一生的傑作，大約在日本的全部文學作品裏，總也可以列入到十名以內的地位中去的。我很希望中國的愛讀谷崎氏的作品者，馬上能够把牠翻譯出來，來豐富豐富我們中國的翻譯文學。

至於這書的內容背景，當然是和他的讓妻給友，有點關係的。可是這些實感，並不是使這書所以成爲偉大的中心點，即使離開了關於個人的生活關係和趣味來看，牠也必然地是日本文學中的一篇美麗諧整的寶石樣的東西。

第二部看的，是柳無忌，無非，無垢兄妹三人合作的『菩提珠』小品集，作者們都還不過是二十歲內外的妙齡兒郎，文筆的幼稚，一看就可以看出。可是這幼稚，却是隨園詩話裏所說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詩人的幼稚，讀到了她們的話，則自以爲閱世較深，年事稍長的我們，也不禁會張口微笑起來，笑納她們的同小孩子似的

愁態。譬如看見了日本人的厚重的木屐，便想教他們走得輕些，免得生活在地球這面的她哥哥的頭上，會感到木屐的殘踏，這豈不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詩人的幼稚麼？

第三部看的，是現代雜誌的編者，施塾存君的『將軍的頭』。以史實來寫小說，是我在十幾年前就想做而未成的工作，現在看到了這四篇東西，我覺得我的理想，却終於被施君來實踐了。曾讀過我的那篇『歷史小說論』的人，或者會記得我之所以想以史實來寫小說的原因，歷史小說的優點，就在可以以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的人的腦裏去。施君的四篇東西，都是很巧妙地運用着這一個特點的。尤其是『將軍的頭』的神話似的結束，和『石秀』的變態地感到性慾滿足的兩處地方，使我感到了意外的喜悅。

天時若再熱一點起來，說不定看書會更看得多一點，也說不定會勉強出發，上

北國去過牠一個殘夏和初秋。但這一週間，我的唯一的消暑的方法，却只在睡覺和讀書，而讀過的那三部書的意見，已約略說出在上面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日

今年的暑假

廢名

我於民國十六年之冬日卜居於北平西山一個破落戶之家，荏苒將是五年。這其間又來去無常。西山是一班士女消夏的地方，不湊巧我常是冬天在這裏，到了夏天每每因事進城去。前年冬去青島，在那裏住了三個月，慨然有歸與之情，而且決定命余西山之居爲「常出屋齋」焉。亡友秋心君曾愛好我的齋名，與「十字街頭的塔」有同樣的妙處。我細思，確是不錯的。其實起名字的時候我沒並有想到許多，只是聽說古有田生，十年不出屋，我則常喜歡到馬路上走走，也比得上人家的開卷有得而已。今年春又在北平城內，北平有某一種刊物，彷彿說我故意住在「一個偏僻的巷子裏」，那其實不然，我的街坊就是北平公安局長，馬路是新建的，汽車不斷的來往。今年我立了一個志，要寫一個一百回的小說，名曰「芭蕉夢」，但只寫好

了一個「楔子」。我的「橋」於四月間出版，這是一部小說的一半，出版後倒想把牠續寫，不願意有這麼一個半部的東西，於是「芭蕉夢」暫且不表，我決定又來寫「橋」。所以今年的夏天，我倒是有志來西山避暑，住在「一個偏僻的巷子裏」。換句話說，走進象牙之塔。

山中方七日矣，什麼也沒有做。今天接到一個「訃」，音樂家劉天華君於月前死去。我不知道劉君，但頗有興致來弔一弔琴師，自古看竹不問主人，「君善笛請爲我一奏」，千載下不禁神往也。然而我輩俗物却想藉此來發一段議論。我曾同我的朋友程鶴西君說，文人求不朽，恐怕與科舉制度不無關係，就是到了如今的嶄新人物，依然難脫從來「士」的習氣，在漢以前恐怕好得多，一藝之長，思有用於世，假神農黃帝之名。伯牙子期的故事，實在是藝術的一個很好的理想，澈底的唯物觀，人琴俱亡，此調遂不彈矣。我乃作聯輓劉天華君曰：

高山梳水不流

物是人非可悲

今年的暑假·四二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熱與冷

茅盾

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一首玩意兒的英文小詩：

‘As a rule a men’s fool;

When it’s hot he wants it cool,

And when it’s cool, he wants it hot,

Always wanting what is not.’

一般地說來；詩的翻譯幾乎是不可能；但這首外國「打油詩」却不妨譯出來，

就是——

照例的人們是那麼蠢，

熱的時候兒他要冷；

到冷的時候他又耍熱，

總是要那些耍不得。

冷或是熱，人們都不喜歡；太冷或是太熱，人們簡直要「怨天」。在我，與其冷，毋寧熱。每到了夏季，雖則「汗流夾背」，似乎精神還能振作；我向來是不怕熱的。近來却不同了，即使還沒十分怕熱，可是懶洋洋地只想睡覺。

今年上海例外地早熱，而且天天在九十六度以上，亦既有一週之久；每夜看看天空，一片雲都沒有，漸圓的月亮格外有精神，告訴我們明天又是一個熱天。於是好像連日連夜苦戰的兵士似的，我對於「熱」的抵抗力就一天不如一天；最近簡直連睡覺都不大甜甜。

想到預定的做小說計劃，無端又受了挫折，我便轉念到還是上什麼山裏去避避暑罷？鄭振鐸君每年要到莫干山住上兩個月，而入山以後，天天閉門疾書，據說每

天可以成書萬言。我沒有那樣的「筆下快」，而且我又是離開了我所熟習破書桌就覺得百不自在，簡直一個字都寫不出來；所以到什麼涼快地方去埋頭做文章那樣的事，我只好望着別人欣羨。我在九十幾度的酷熱下唯一的排遣法就是躺在床上讀路德維喜的拿破崙傳。

我也羨慕那些好本事的人，在毒太陽下出一身大汗。雖然我躺在床上讀路德維喜也出一身大汗，但這是可笑的汗，我知道。我常常做一些可笑的事，我也知道。只是在流着可笑的汗時，使我不能無戚戚的，乃是自己現在竟連熱都怕了，那就正像上面所引那首外國「打油詩」所說，我便成了一個十足的蠢才！

出一個題目，找許多人來作文，像槓拷佬似的槓起來，這在今年是頂流行的；何況「消夏」又是中國傳統的雅事，只可惜我不是「詩人」，這樣的文章做不來，勉強交卷，未免有僭，於是又一身大汗。

七月十六日，室內寒暑表一百度時。

書生的一週間

趙景深

熱存來訪，以夏之一週間這個題目來徵之於喜歡寫寫文章的人之中的一個我。我想，平時糊裏糊塗的過着刻板忙碌，空虛的生活，現在要我記下來，可真有些感到慚愧了。一週間，李白金斯基以這個題目寫了奪回縣城的大舉。我在這一週間能夠做些什麼事呢？說老實話，大約也只有到了時候就辦公，有了閒暇就譯書了。轉來轉去，總脫不出書齋。聖陶也常歎息，文學有什麼用呢？這些問題且不去想牠，書生總歸是書生，且在這談話會中插幾句嘴吧！

七月十四日

今天的天氣還是很熱，與前天差不多，人好像是被投在火爐裏似的。雖是有一點風，這風也很熱。上午只譯了一首史梯文生的海盜的故事，這是兒童的詩園裏的

一篇，我預備在最近把這本書用韻文譯完，供給中國的孩子們閱覽。

午後我正在校閱冰心的姑娘，（黃皮小叢書之一，內收冰心最近的小說姑娘，第一次宴會，三年和分這四篇）蟄存就來了。他一來，我的精神就振作起來；差不多每次如此。他揚着濃眉，大聲的說着，（大聲拜嘉，濃眉奉璧——編者戲注）隨時都像是演說似的——你可以說他寫過追，決想不到他會寫上元燈。他那說話的爽快，所含有飽滿的生命力，常使我羨慕不置。不看別的，只看他所編的現代，排列的新穎，真是一點也不含糊——圖畫印到邊端，每面旁邊的粗黑線，都是別致而又美觀的地方。他要我寫這正在寫着的文章。我說。『今天是星期四，到下星期五恰好過了一週，我就從今天起，每天記一點，到時候再奉上罷。』

他走後我再校冰心姑娘的樣稿。姑娘寫兒童的初戀，柔和而又嫵媚，在這一集中我最愛這一篇。分的含意，頗似安徒生的“There is a Difference”以初生的小兒

（大約就是最近良友上所登的）爲主人公，假設他所看見的醫院裏的不平等。以寫實主義的尺來量，這篇是不合理的，沒有真實性的；若說冰心作風的改變，大約這一篇算是最明顯了；粗一點說，可以說是『從寫實的到象徵的』。第一次宴會雖被人認爲是風格的轉變，我則以爲寫戀愛並不怎樣濃重，基調仍是母親的愛，大約可以算作南歸的姊妹篇罷！

看大公報上文學副刊內馮文炳的悼秋心。按，秋心卽梁遇春。他在我所主編的現代文學（一九三〇）上常寫文章，可惜我至今還不會與他通信，留下一個寶貴的筆跡和友誼，我結婚時他送我的照片銀架，倒放在我的妻子的梳粧台上，裏面插了我們倆合照的照片，但他竟以二十七歲的年紀罹猩紅熱死了。

晚間又譯了一首史梯文生。

七月十五日

上午和晚間譯完格林的三條細綠枝和貓鼠同居。

午後看穆時英的油布，備編青年界二卷四號之用。這篇寫的是搪瓷的工人，極為逼真，文字亦極流利。大約寫工人至少有兩種型：一種是沈鬱的，宛轉於自己的命運而不能自己，終至於快快而死；一種是愉快的，竭力的作光明的奮鬥，轟轟烈烈的而死。穆先生的這一篇，是介乎二者之間的。再者這篇若給舒月先生看見，也許要作者是受了水滸中楊志押解生辰綱這一段的影響了，在我看來，只就這篇油布而言，則作者也許受了一點柴霍甫的影響。

七月十六日

譯格林的剪邊羅，並寫後記一篇，完成格林童話全集第七集鵝女；全部共約二十集。

晚間與妻子以及小峯夫婦等遊兆豐公園。兆豐公園我曾去過幾次，但夜遊却還

是第一次。因爲今晚月亮將圓，又是星期六，所以纔動了我們的遊興。我們在一個池邊的樓上坐了許久，又在草地的椅上坐了一會。草地對面的兩株黑黢黢的大樹好像兩個人的側面剪影，正在那裏鼻子對鼻子的談天。月亮底下的雲好像一個穿山甲，可惜這穿山甲是白色的。草地旁的一排樹作傾斜勢，這也許是由於 *Perspective View* 之故了。月亮旁的雲稀疏如扯髮的棉，星也很疎。林蘭說：『明天要更加熱了，星這樣的少！』

七月十七日

與小峯應大杰約去看他。書獃子見了書就愛，我觀覽了他的一櫥精裝的英文和日文書。差不多著名作家的英譯如屠格涅甫，托爾斯泰，高爾基，柴霍甫，劉易士等，他都藏了不少，日文的要籍爲近代劇大系。

大杰，小峯，周憲文和我打了十二圈麻雀。午餐時大杰殺雞以饗，大快朵頤。

午後雖熱不可當，但大杰夫婦的殷勤招待是極可感的。大杰的大兒子五歲，我的長生六歲，看起來他的兒子却比長生要結實壯健些，也大些似的。

七月十八日

天氣熱極了，頭昏腦漲，除了規定時間的辦公以外，只是喫西瓜，談閒天，沒有什麼可記的。

七月十九日

陳子展抱了一堆彊邨叢書和宋六十名家詞還來，我知道他的中國文學史講話已經寫完宋詞的部分了。

譯格林的一隻眼兩隻眼與三隻眼，只成四頁。我是在憶念着幼時所讀的孫毓修的童話三姊妹的心情中譯下來的。

七月二十日

胡雲翼從長沙到上海來。這半年他想在上海從事著述。擬編的有中國文學家評傳和中國詞史大綱。前者擬著錄純文學家七八十人，文章家亦在屏棄之列，惟兼能詩文如韓柳等者則亦錄之。

妻中暑，發熱。我在家中陪她，除校閱書局中稿件外，還譯了幾首兒童的詩園。這以前我曾全譯過，後來我拿給徐志摩師看，他覺得沒有韻不大好。現在我就用韻文來重譯，已成三十餘首，可是志摩師已不及見了。我用韻都根據趨元任的國音新詩韻，我的詩集荷花最後一些首也有完全根據這本書的韻的。

秋輯

心境的秋

葉永蓁

雖然是盛夏，但我覺得已是秋天了！

這秋，並不是季節的秋，却是心境的秋啊！

住在這都市，而又閉居在一間五尺見方的屋子裏，除了看看牆壁上掛着的日曆，和身體方面感到一點天氣冷熱的差異，實在他也很難把季節分得清楚的；可是倘若在鄉村，那就有些兩樣了！

記得小時候，在家裏，春一到來，便顯然有春來了的樣子；夏一到來，他便顯然有夏來了的样子。

清早，自己還在睡，就有許多種悅耳的禽聲溜向耳際過來，那聲音是那樣的清脆那麼的婉轉，那麼的細膩，真够使你沉醉着，留戀着，祇要你的童心還存在的時

候，那你永久也忘不掉牠。山間滿開了杜鵑花，有幾處簡直紅得像火一樣。田野裏的輕風很柔和地吹着，把你的臉吹成了一個笑靨，而使你的心也似乎有幾分怪癢癢的。你覺得自己非常的舒服，但又說不出舒服的所在。

或者是在晚夏的深夜，一條淡漠的天河在天上橫貫着，那旁邊嵌了許多在向人們做媚眼的星星；螢火在低空之中隨意地飛，由隔牆的鄰院裏飛到那開了白花的瓜棚下面，一閃閃地在發着那尾端的一點點的火光！蝙蝠從檐頭在你不及防的頃刻攢了出來，牠們在這銀灰色的夜幕之下盡情地打着圈子。森林中遠遠地傳來了一陣夏蟬所唱的晚曲，這你想，乃是如何在點綴你那童年的夢境啊！牠是把你那夢境點綴那麼美麗；那麼的使你在長大成人之後屢屢回憶着！

然而當時，你還不明白這就是自然的美景；不過無論如何，你總懂得這些日子是可愛的，彷彿感到天地之間含着一種活躍的生氣，人類是值得生存的這意思，是

無疑的事！

但現在呢，我住在這都市裏面，而且也住得好久了。年年是在身上減了幾件衣服或增了幾件衣服將這歲月度了過去，其餘，好像更沒有旁的意義要使你活下去似地。你既不知道這幾季不同的季節之來是怎樣的，而又不知道幾季不同的季節之來對於你的生命處於怎樣嚴肅的態度。

你還會壓倦自己的生活，有幾許煩悶，焦急，平凡等等情緒湧上心來。於是，你會得想，甚至於疑問着，『我目前過的到底是一種什麼的生活啊？難道說，生命的存在，竟就是這麼下去嗎？』你自然的懼怕起來。這懼怕於你的生命，在有時是有益的；但有時，却也不能說沒有害。

介乎這情景之間，我如此刻恰恰碰到這歧途！

我難得了解自己爲什麼非常的難受，宛如在期待一種什麼東西那麼地。每個夜

裏我躺下牀去，不住地在牀裏轉輾着。有了種種的憧憬在擾亂我，我是站在一片荒漠的郊野裏面讓風雨吹打着一樣。

可是這於我自己的生命，並不懼怕。我懼怕的，是心裏的空虛。而這空虛，又漫無限制的盪漾開來，以致震動你所希冀的一切。——你自以為是你所希冀的一切

我祇好聽着隔鄰的一個不知誰買來的促織在叫着，企圖把自己這繁亂的心緒，給這因不平而鳴的蟲聲，替我向人間那些深深地在睡着的人們來訴述一番。

然而也無濟於事的，你越得靜寂，你越感到自己的孤獨。

這就成為我近來的苦惱了，我因此盼望着常有朋友來談談天；縱就所談的全是於人於己都無補益的閒話，但在那剎那間倘有一兩句話使兩人各自起了一點興奮的心，這也不比孤獨地苦惱着好些了嗎？

恰巧在這時候中有一天的傍晚，有兩位僅和我見過一面的朋友來看我。我快樂極了，虔誠地在歡迎他們。我們三人坐下一談就談得起勁起來，這晚上我們喝了一兩片酒。

剛喝了酒之後，大家有幾分醉意，另外有一位朋友又來了！

房子裏再容不下這新來的客人，於是不知道誰提議說：『去公園裏逛一回兒。』誰都首肯。

四個人帶了兩張門票走近顧家宅公園的時候，我忽然發生了一點憎惡的感情：我明白這所去的地方是必須使我們經過了一種資本主義威權之下的侮辱，牠是一定要我們四個人之中有兩人是不能以正大光明的姿態走進去的。

我們在那個池邊坐下，我吸着這差不多有四年來未曾吸過的空氣，這在威官方面說，不消說是舒服得多了！

碧澄澄的池水展開在我的面前，牠是那樣的平靜，那麼的安閒，那麼的帶點悠然的意味映入我的眼簾裏，我就覺得牠之與我，像異常親切似的。久別重逢的滋味在我的心上起了一種溫馨的情意，在這一霎時我若跳了下去也決不懊悔的。

我在向這水面呆看。

水面底下有幾條魚兒不住地在喋喋着，牠們嘴裏吐出了一個小小的泡沫，接着遂有幾個圈兒在向池之四圍擴大開來，我對此感着自己的生之力還不及這幾條魚兒那麼地，心裏極爲歉然。

我默然無語。

旁邊那幾個朋友正在爲了什麼事談得很高興，我向他們要了一支烟。點着烟我一口一口地抽了下去，我看自己噴出的烟氣竟和天際的浮雲在追逐着。

我更加難受起來，感覺到自己縱就是一股清烟，而在自己爲形體未消滅之前，

也該像這烟氣一樣的顯現一點活躍的力才行的啊！雖然這結果會有一天宇宙與萬物同盡，然而我們人，當自己確實存在的時候，也總不應該否認自己的存在罷！自己對於自己倘不能相信，那還有什麼話說？

我把最後的一口烟用勁地抽了下去，隨着將烟屁股丟到池裏去了。

池裏『嗤』的一聲響，這烟屁上面的火光馬上消滅掉。

『好了，完了，這就可以象徵一個人的生命！』

我看見這情景，不禁有些戰慄起來想。

夏夜的風吹着我這嗒然若失的肢體，漸漸地我像有幾許疲乏了的模樣。我獨自站起來在這池邊走了一圈子。踏着這一片嫩綠嬌翠的細草，我連心也似乎都浮向胸口來。

多多少少的情侶在這天地間甜言密語着，他們每個人都有一顆熱烈的心，在敘

述自己前途的夢幻；這夢幻伴着漫瀾於這公園內美麗的夜色，更使他們在這環境中間活下的人鼓動起一種歡樂的情緒。

他們可以把一切都忘掉，但忘不掉的是兩顆互相繫念的心。——在這兩顆互相繫念的心裏面他們已有活下去的勇氣，那他們再還需要什么呢？

無猜的孩子們大概也懂得這意思，他們成羣結隊地也在這溫柔的地上跳着，玩着。世事的酸辛從未曾滲入他們的童心，這些由嬌養慣了的家庭中跑出來的小天使是够值得人怎樣的在羨慕啊？

但也不能說在這之間就沒有如我同樣孤獨的人的，可是在外表上，誰能看得出誰呢？誰都帶了一個迎人的笑臉在我的面前出現。

「啊啊！這多麼甜夢的夏夜的夢啊！」

我心裏暗暗地在叫喊着。

然而我自己知道的，我並不希冀想把自己沉溺於這種甜蜜的夢境就算，我是還有我自己怎樣要生着的理解。我難道說，在這現實的世界中，還專以想像的磚頭，來砌成一個陷我於不可解脫的陷阱裏就做爲我將這生命拖了下去的華屋嗎？

不，我決沒有這麼想，我須打出這囚籠才能將自己援救出來的。

我跑回朋友們坐着的地方，一個朋友說有事，要走了。

剩下三個人在一起，我又吸了兩支烟。

那月亮剛剛在樹梢上面升上來，牠照在這水面，水面簡直像鏡那模樣的滑。遠樹都成爲漆黑的蔭影貼在遠遠的天際，風在吹牠們喘息地搖曳着。蟲聲四起，水草叢裏的流螢都相互在渡了過去，渡了過來。

浮雲在水底趕着月亮，時時變幻着種種樣樣的形像企圖把月亮威嚇住似地。但這於月亮是無關礙的，牠能够由這無數險惡的風雲中露出本來的面目，在對人們笑

着。園裏的燈掛下黯淡無光的頭，猶如失望的樣子在嘆息。

孩子們更異常的快樂，唱出了幾句含着天真語調的歌兒，在地面上奔跑着，或者自己躲了起來讓同伴們來找。偶而被人找到了，一陣有力的笑聲傳佈開來充滿這大地。人們都極喜悅的在活動，這許多白色的衣裙在這綠色的草地上飄舞着，宛如是什麼綢子上繡出來的生動的花。

種種樣樣的聲音將這世界漆得熱鬧起來。

可是我，我仍是一聲不響地坐在這兩個朋友之間。靠在椅背上深深地吸了幾口氣，我陡然覺得自己的心境於這種環境不大合適。旁人的興奮顯示出我的衰頹；旁人的熱鬧，也愈顯示出我的孤寂！我是被孤寂困住了，我幾乎全沒有一點生着的興趣。而彷彿覺得這一切的一切，都與我無涉似的。

我才感到雖然是盛夏，但在我，實在已經是秋了！

三個人沉默了一會兒，接着一個朋友無端地嘆了一口氣。

我問他爲什麼。

『在這樣的夜裏，對於我們說，是過去了，過去了，你以爲是不是？』——我這朋友也有如此之感，他這麼說。

我苦笑地點一點頭。

『不過我相信還有一天再來的。』

另一個朋友自信地說。

我想了想，也點了一點頭。

但無論你怎樣在想了想，或點了點頭，而於這時候的我，是依然難將這孤寂的心情消了的。我心裏耐煩起來，因而也有幾分厭倦的反感。我躊躇了一下子，終於：說『走！』

朋友們好像還有些留戀，但過了一些時，大家也就走了。

在路途間我別了這兩個朋友，自己蹣跚跟跟地歸來了。我沒有回顧惋惜的必要，所以逕自跑回自己的住處裏來，帶着這一顆孤獨的心。

我一路上一邊走一邊低下頭，拖着一個自己的影子忽而在前忽而在後地相隨着。心裏的空虛之感，孤寂之感，是全不能以如何的譬解或設想填補滿了的，這人間生活的醜態已經使我懂得一點點，我在厭倦牠，憎惡牠，唾棄牠，但怎樣不能使我跳出了牠啊！一切的憧憬之於我，一切的幻想之於我，一切的希冀之於我，都在貫生活中絕了緣。而我，也決不打算再以這憧憬，再以這幻想再以這希冀來欺騙自己了！逃避了現實的境界是難得一個棲身之所的，我豈得說，就如此，而更沒有一點罅隙給我這生命的根伸了出去了？

永久倔強的個性使我不這樣相信。

於是這更苦惱我，我是在怎樣的矛盾的生活中把自己這生命往下拖呢？我感到了一種憂鬱，同時也感到了一種憤怒；秋之肅殺之氣攢進我的血管裏，我自己得想，不怕麻煩地要再燃起了自己的生命之火，將所看到有血淚的原野都燒着了罷！

我挺起身子來大踏步地向前走，到了將走近我住處的院子裏的時假，突然聽到幾句爲淒慘的歌聲夾在一陣啞了的胡琴的聲音中傳了過來一個僅有十歲光景的少女伴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在這院子裏在唱着，牠是以這『技能』來養活她自己和養活這男子的。而周圍，坐着許多人很習慣地在聽，看。

我立刻覺得十二分的慚愧，這慚愧而且難得自己原恕。我悄悄地從那少女旁邊走了過去，急急地跑到自己的房子裏拉了一條被頭將自己的頭蒙了起來。

『啊啊！你這個多麼可恥的人啊！像那麼大的一個少女，她也已經將她的責任負起來了，在生活的鬭爭之間開始在掙扎；而你竟還想籍詞在躊躇着，躊躇着！』

我這樣在責備自己。『你自己想想看，你是什麼生着的？到底為什麼生着的？你得說！你難道就此了結嗎？』

我的心彷彿在絞，我怎能回答自己這責備呢？

而實在，在生活的途徑上展開了一種窮苦的人們所踏過的血跡，這少女原並沒有什麼；但就如我之類的人說，我該對她有相當的敬意；然而在現在，誰也忽略了她，誰也鄙視了她，倘若這世界永久如這樣的存在，待這少女自己長大起來知道人事之後；恐怕她自己也忽略了自己，也鄙視了自己罷？

這就是目前我們所住的世界——人類是怎樣欺侮他們自己的同伴啊！我直到了這淒慘的歌聲再聽不到的時候，才自己將這蒙住頭的被頭打掉了。

我在喘息着。

一夜裏都想再不能讓這種種空虛的孤寂的情緒在心境裏佔據着，我得好好地

這空虛的孤寂的區域中信任自己有一種果敢的力。那隔鄰的促識時斷時續地在叫着，我於這一瞬間存着驚惕的心。

然而，咳！第二天早我一醒來，看着周圍那種沉悶的空氣，我不敢怎麼說下去了！我是想盡自己的力在掙扎着的，但這環境，但這環境，誰能來告訴我說是真的懂得的呢？

這是心境的秋啊！

我希望過了這心境的秋！

我在期待着，期待着。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

南國的五月

唐錫如

五月，在南國是木棉花的季節，是暴風雨的季節。

比拳頭都大的木棉的殷紅花朵，像人頭似的，從四五丈高的精裸醜陋的樹幹上，不時『托落』的摔到泥土上來。牠沒有香氣，連野草的清香牠都沒有。牠不想來媚人，這粗魯朴直的傢伙！牠不結果，不結任何好看或是好吃的果。牠祇曉得開花，牠的職務是開花，牠自己唯一的樂趣和安慰也是開花。這古怪的樹，牠要開完了血色的花朵，落完了血色的花朵，才開始萌芽抽葉！

市上儘多的是荔枝，市上儘多的是美人蕉。

可是木棉花不因自己的醜陋而灰心的！

五月，在南國是木棉花的季節，更是暴風雨的季節！

天氣一還是悶熱得像隻炒紅的大砂鍋，太陽嚙住了地面不動。土地渴得要死，草木都暈過去了，雪糕，汽水，涼粉，排成了微弱得可憐的警成線。可是，嚇，還不夠一秒鐘便給融成了水，又化成了氣！

豆大的汗珠，依舊從每根毛孔裏跳出來，呼喊著。

一切都在掙扎着臨死前的喘息！（可是還有三兩隻蟬，躺在濃綠堆裏歌頌着！）東南角上有一片雲，看去還不够半畝大，可是就在這裏面，隱住了一種沉悶的鼓譟聲。

像是一隻大鵬鳥翅鳥飛過來，翅膀遮斷了太陽！幾塊雲衝上來了，更多的幾塊雲追上來了，旁的，起先不知牠們躲在那兒的，現在都跑出來了，趕上來了。

灰白色的壓迫！白的雲像是洶湧的怒潮，在邊緣上直展開來飛馳過來，搶過來！後邊，深灰色的，黑色的，像是海，不見牠動，不過你覺得牠在漲，在臃腫，像

是什麼穩固的有力的東西在向你移近來。

橫跨馬路的布標語，滿孕了風，發狂似的凸着癢着，癢着又凸着，『嘩啦！』從肚臍直撕到耳朵，碎了，市招在亂幌，亂撞，亂跳，亂喊。車輪像逃避風的追逐似的，滾得飛快！滾得飛快！飛快！到處都是匆迫的，慌亂的關門窗的聲音。

暴風雨到了！

一條血紅的電光劃破了長空，這是宣誓！接着便是一片鼓譟的不過還是沉悶的雷聲。

血紅的電光再閃，照到先前疏罅的灰黑雲塊中間都填滿了，再也沒有漏縫了，完全打作一氣了。

於是血紅的電光，再閃第三遍，從西過直劃倒東邊，有半個天！

一個雷，一個焦雷，跟着炸翻了轉來，再一個，又一個……

風，像發了狂，樹像發了狂，草像發了狂一切都站起來，奔過去，跑過來吶喊，呼號，牠們要連根帶泥的直掀到半天裏去，他們都高興得狂，喊着『時候到了！』『終後今天到了！』

雨像是再也不能忍耐的瀑布，像是奮躍的獅子，像是威廉退爾裏的急奏，像是長城倒了，黃河翻了，一片，似乎又是雜亂可終究是一片的喊殺聲。樹葉狂喜得翻過背來逆上去，草片跳躍着，屋瓦嚇得擠得更緊，更密，在歡躍的水珠下憎服着，抖顫着。

沒有悠閒的蟬聲。四周都是愉快的，宏壯的，舒困的音樂。

十月之晨

李一冰

跌下來，則坐到窗前凝望，只隔了一層晶明的薄玻璃，因為朝霧初退，江上山頭似乎全有些濕潤了。

時候是清晨，祇是日光還未臨照到這個窗前來，天是淡白的，有點烟雨底情景，撩撥着，是永遠撩撥着一個人山幽僻底哀愁的天氣；本來，因為心境的無着，夢徧多，夢醒又捻起烟捲在窗前沉坐下來了。

這回，爲了生活已給自己弄憔悴了的心，雖住到這風物秀麗的江濱，也從不能有一回暢心的遊覽，給自己舒散起來。住到這兒，我仍是籌劃數字，籌劃費用支配，另一面，因為這兒是那樣無限的寂寞，使自己變成了十分孤獨，也十分暴躁的了；單調生活壓迫得連書也無心細讀了——望到沿江的泥灘，泥灘上一段腿陷到軟泥

裏的小孩在儘情的玩水，悄悄的檢閃着珠色的貝壳，一些綿渺的思緒如烟的飄散來了。

兩年前，也是這樣一個秋日，跟著朋友們跑到這邊來玩過，那時，爲着生活比較得舒服，而一面也因爲是過厭了都市的煤烟生活，曾到這邊來承受到一點清新的情調，有個很好的印像，我很記得，那時是曾用年指在軟泥灘上寫過一個句子，而這句子是：

「這淡青色的江和山，該是我們的住家。」

那時跟友人們都笑談過；今天，望到泥灘，軟滑的浮着，也不知爲江湖幾度沖洗，惘然了。

朋友彤則因爲受到生活底擠壓，病了心，多話頭的人是沉默了。自己則本來不多聒言的人，雖然，過往的有些良好的時候，是那麼健康與青春揉和的笑聲，然而

，那終於也是那麼悠悠的走過去了，如今，我只是空口隨便笑笑，也隨便說些閒話，否則，我的沉默，是會招致到一班好人絕不吝惜地濫用『憐憫』到我這愁苦的臉色上來，更增加到自己的不安；所以，此時我是那樣一種懨然的神氣，若逢到人，我又會隨隨便便的開口笑笑了。

有人說我能住到這個江潯山頭是福氣，更有人則希望我在這靜寂生活中能有些努力，自己則仍是那麼拖着日子，負着感慨地活；此時我望望江水，讓這淡青的衰弱的顏色染到心裏去，心是沈滯到萬分。

像這種時候，舊時是穿着怪炫人的衣服，踏着最悠揚輕捷的步伐，迷住人。

於是，我想到許許多多友人，我想到許許多多遭遇，是那樣不平凡，那樣不冷落的遭遇，在心裏，只是十分的哀愁，十分的孤獨了。望望這被料峭的秋風摧殘了的禿樹，心裏只憂鬱着，是一重古老的感傷，無限纏綿，無限繾綣。

朝日給對江山頭鑲上了一片金色，天氣是晴朗到夠舒服人，而心情却永遠會那麼凝固着的了。我又吸着一支烟捲看一圈一圈的烟圈裊裊上升，凝颺遠江，許多許多絳色的帆檣叢坐在一處，江水怪平靜地美麗。

我祇是這樣懶懶地過了這個「晨光」。——而這是一個淡青色的十日之晨的自記。

菊花

許欽文

天氣一經秋涼，就又有菊花不時顯現在眼前。雖然各樣花朵有着許多不同的顏色，我總覺得是黃色的多；這自然是受了古人把菊花稱作黃花的影響的緣故。如今在西子湖畔，於菊花會的比賽中，以綠顏色的爲最難得而可貴；疊在孤山中山公園裏的菊山上，也常以惟一的綠顏色的一盆爲頂尖。那花朵是很小的，枝子和葉子都不多；於翠綠的枝葉上，開着翠綠的花，疏疏的幾枝，顯得非常清秀。成都卻有着許多很大的綠菊花；在那裏，大家把這種菊花當作普通一般的同樣看待，我也祇於初見時覺得奇特了一下。

在我父親底花園裏面，也曾有過『綠菊』；不過那並非真正的綠顏色的菊花，原是月季花底一種，因爲花瓣細小，顏色是綠的，很有點像菊花，所以給了這個稱

呼。這種月季底枝葉也都是翠綠色的，花朵遠望不明顯；因此，在這種花開放的時候，父親常常故意提示我們說，『哦！綠菊開了！』或者：『哦！這朵綠菊開得真好！』

父親固然注意這種月季，每天傍晚到花園裏去澆一次水，本是他底日常工作；所以在『綠菊』初開的時候，總是由他發見的。有時他回到家中去報告那初開的『綠菊』底姿態，形容得這樣動人，使得不多出門的母親，也趕到花園裏去觀賞。

父親也時常畫菊花；在他畫了菊花以後，往往對着看他作畫的人說，『在梅，蘭，竹和菊這四種裏面，菊花最容易畫，因為可以模糊；所以比較起來，品格最低。不過墨菊，要畫得好，也很要有點功夫；如果墨菊畫得好了，蘭草底根也就畫得好了。』

父親常常在觀賞了蟹爪菊花底姿態以後畫勾頭蘭草，他又常常於畫了勾頭蘭草

以後再畫墨菊；說是在這兩者之間，『運筆』和『暈墨』都有相像的地方。

當初元慶也常常畫菊花；他也很愛菊花，甚至在別種畫的題署上，也常用菊心的別號。他同我的關係，可謂一大半原由於我父親畫菊花。還是一起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一個傍晚，一向很少言談的元慶，出我意料地突然來到我底面前這樣問了我：『天疣子』就是尊大人麼？

聽了我底肯定的答話，他很高興了，臉上充滿着愉悅的神情。

因爲，他接着說下去，我在一個朋友底扇面上看到了墨菊，淡淡的幾筆，很有精神；我又在那朋友底家裏看到一幅梅花的橫屏，都有着『天疣子』寫的題署。我打聽，知道就是尊大人畫的！

從此元慶常於課餘同我閒談，隨時探詢關於我父親的作畫情形。元慶曾經數次到我底家裏去參觀過我父親底作品，不過父親都適在外面，父親底花園，也早已衰

敗得祇見枯枝和空盆了。

等到父親看到元慶底作品，元慶因為採用西洋畫和日本印度圖案底方法，已經拋棄了純粹中國畫底形式；父親看了老是靜默着，過了許久才開口這樣說，『功夫是很深了；可是趣味，和我底很不相同。』

『哦！』踱了幾步他又說，『時代改變了，連圖畫也改變得這樣了。』

這樣說了以後，很是興奮的樣子：父親晚年不再提筆作畫，以前的作品也常常故意毀壞，這一節多少總是有着影響的罷。

元慶死後，每到秋間，我往往不知不覺地弄得菊花到他底墓旁去種植；在那元慶園底鐵柵門旁，常常發見有整束的菊花安放著。可見往來在那玉泉道上的遊旅中，知道元慶愛菊花的尙有其他的友人在。

虞山秋旅記

倪貽德

這是一九三三年的十月中旬。

秋是一天一天的深起來了，我們所期望着的秋季旅行寫生的時節也到了，這種歡快足以使我們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地點是決定了常熟的虞山。

虞山，那是離上海並不很遠的地方。在蘇州的附近，濱臨太湖，是和平安樂的魚米之鄉。而且，這又是我的舊遊之地。雖然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但，虞山的峻秀，劍門的挺險，運河兩岸的青青的水田，言子墓道的荒涼古色，跟臨河人家的悠閒小景，居民的柔秀和平……都還依稀留存在我的腦際。那時，我好像還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隨着學校的寫生隊同去的。我們都有健全的體格，飽滿的精神，豪放的氣概，文藝的趣味也正濃厚。但那時對於繪畫的觀念，還是茫然而無自覺的，技

巧也很幼稚，不問色彩的調子，不問趣味的含蓄，祇以爲縱橫塗抹，任情揮描，便是熱情的表現，力的表現了。十年以來，我的繪畫的技巧，已相當有些修養，對於對象的美點的捕捉，自信已有了一點把握，所以雖是舊遊之地，我仍可以去作新的探求。但是，十年以來，我因生活的掙扎，各地的奔走，我的筋肉雖更強固了一些，而精神上卻已飽受創傷了。雖然有時力自振作，而終不免現出疲乏的現象。當炎夏的時候，我本想到什麼地方去作避暑的旅行，藉以舒適我的胸襟，但因種種原因總是去不成，而接着又遭遇到種種不幸的事情。所以，入秋以來，我的精神感到極度的衰弱，身體也常常陷於不健全的狀態，常日困居在繁囂的大都會裏，心裏祇感到憂鬱和沉悶。那麼，我也正可以到這悠閒靜寂的江南勝地去變更變更我的新生活，那太湖的清流，也許可以洗去我心頭的污濁吧。

我是很高興地作虞山秋旅的準備了。

被許多瑣事所耽擱，旅行隊的全體先出發了，我是遲了兩天才獨自去的。

常熟離上海雖是不遠，但火車不能直達。趁了早班滬寧車到崑山，再換乘內河的小火輪，經過四個鐘頭，纔到達了常熟的埠頭。

雖然是舊遊之地，但到底時間隔得太遠了，看了岸上的一切情景，倒好像是初到的地方。跟了挑行李的脚夫彎彎曲曲走了許多狹街小巷，便到達了我們旅行隊所住的旅館——常熟飯店。這家旅館，好像是新近開設的，門前停滿了車輛，堂內結着紅綠的燈彩，整個雰圍氣裏充滿着熱烈的人氣，旅客們的大聲呼喊，藍衣的侍者穿梭似的呼喊著，妖媚的年輕的女性，成羣的在徘徊觀望。這第一個印象，就給我一個很滿足的好感。我很歡喜靜觀這樣富有人間味的場面。

那時正是下午二時，以爲同伴們都出外作畫去了。推開了弦所住的房間，他卻一人坐着在悠閒地臨摹字帖，在這樣寶貴的旅行時期中，這樣秋晴的午後，不作大

自然的遨遊，而悶居在室內作臨碑的消遣，可以知道這位藝術家的泰然的态度了。
弦，他是一個富有毅力的藝術苦學者，他曾兩度作法蘭西，遊，藉工作以修練藝術。他的特長是素描的線條，他以洋畫上的技巧為基礎，用了毛筆所描寫的人體素描，有獨到的工夫。他說他的臨摹碑帖，便是作線條的修養。忠厚老實的容，他正在貪着午睡，被我鬧醒了，操着不純熟的廣東音的普通話和我說笑起來。容，他是一位折衷派的國畫家，便是所謂嶺南三傑——陳樹人，高劍文，高奇峯——的門弟子，他的作風有些近於日本畫，採用寫生而注重形似，有人稱為新的國畫。所以他的傾向正和弦相反，弦是想以東方的線條運用到西洋畫上去，而容卻在國畫上採取西洋畫的技法。

不久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也笑着進來和我招呼了。可巧她們正住在鄰近的房間。旅途中有女性的同行，當然更能增加興味。尤其是此君，她可說是一位典型的現

代女性，她有一對大而神秘的眼睛，充滿着南國女兒的熱情，講起話來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使人起輕快流暢的感覺。微黑的皮膚，堅實的體格，更十足地表示了她的健康美。她不喜脂粉的塗抹，而自有素樸單純的特色。我們有純潔而淡泊的友誼。所以她這次的同行，實在使我們旅途中增加不少的興趣。

在這樣晴朗的秋天的午後，悶居在房間裏終究是可惜的，我急於想飽覽虞山的秋色，便提議出外去散步，他們當然都是欣然同意的。弦，容，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七八人的一羣，走到附近的言子墓道了，這是十年以前初次來虞山時之常遊之地。斑斕古色的青石的牌坊，苔蘚叢生的石級，蒼勁的古樹，褪了色的紅牆，一切都是依舊。但前度來時，正當春盛，而現在卻值河山秋老，雖然是帶了幾分蕭條荒涼之意，但卻更現出圓熟而老練的氣概，衰黃的枯草，在秋日的驕陽下，也更覺得親和可愛。

言子墓道是在廬山之麓，我們順着墓道登臨上去，山坡的斜度並不峻急，我們的腳步又很輕捷，不久就登到附近小山中的最高處了。久住在都市中的我，對於走路的机会很少，我很怕腿力漸漸退化，跑不動崎嶇的山路，但現在走起來，腳步還是輕鬆得很，大約是呼吸了充分的清新的空氣，精神覺得分外的舒暢，我的少年時代的活力，好像又恢復轉來了。

登高四望，常熟的全景，都在眼底，連太湖的一線，也好像隱約在望。常熟，顧名思義，到底是江南富庶之區。因了產業的落後，農村的破產，連年的戰爭，中國內地的許多地方都現出凋敝頹廢的氣象，惟有這常熟，好像還保持着安樂富庶的狀態。從這裏鳥瞰下去的黑白相間的居民的家屋，那樣的整齊而潔淨，四鄉的肥田沃土，那樣的黃熟而豐潤，街道上來往着的悠然的行人，又那樣地和平而靜穆，看了這種情形，不難想像而知。

山頂上有一處破落的古廟，大家都好奇地搶着進去，好像要在那裏發現什麼奇蹟。推開了虛掩着的門，裏面靜寂得可憐，像是好久沒有人跡的樣子，偶然遇到了一二個僧人，在黑暗的陰影裏打盹。在佛堂的神龕前，大家都搶着錢筒來搖籤。現在常有許多自負自新思想的青年，每逢遊廟，也是歡喜求籤，這似乎是很矛盾的事情。然而你說是迷信麼，決不是迷信，不消說是一種遊戲的衝動。但雖然是遊戲，你如果求到的一籤是下下，那你的心裏至少有半天的不快，上上呢，自然感到幾分得意。這還是因爲人類的迷信的心理，尙潛存在人們的心底裏的原故吧。而我，總不願意作這種無聊的舉動，但這並不是比較他人能破除迷信，卻是深怕求到了下下籤而心裏要感到半天的不快。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她們都幸運求得好籤，很高興地給我們傳觀。然而那靜寂久了的僧人，似乎有些討厭我們的胡鬧了。

走出了寺門，太陽已西斜了，晚秋的薄暮，不免有些涼意，我們便循着山坡，

向另一條路下去。遊興還沒有暢盡的樣子。

然而，我此來廬山，最大的目的，到底還是希望在繪畫上得到豐富的收穫，所以從第二天起，我就開始作畫了。作風景畫，最先便要選擇對象。到某一個地方作旅行寫生，在開始工作之先，不妨先作一日的暢遊，同時注意入畫的對象，自己認為滿意的，便在速寫本上描出略稿，以後一一按日前去製作。這樣的方法，大體可以試用，但風景因光線的變化，有的地方，適宜於早晨，而不適宜於午後，有的地方，暮色蒼茫時很感興趣，而在中午時卻是平淡無奇。所以也不可一概而論，全在我們的隨時活用。不過你沒有一個預先定好的目的地，心裏抱了很大的希望，信步亂走，看看這裏既不能滿意，那裏也有點欠缺，路愈走愈遠，精神已經疲乏了，還是找不到完全滿意的對象，畫興就要減去大半，看看時候不早了，祇得勉強敷衍了事，決不能得良好的結果。但常熟既是舊遊之地，對於那地方的風景。我是略略知

道了一點的。但這種風景，決不是名勝的地方，劍門，桃源潤，言子墓，這些祇是名勝，可以供遊覽，而作為繪畫的對象，並不怎樣絕妙。宜於作畫的地方，倒在縣城的東西南北四門的附近。說到繪畫上的題材，一般人總以為奇險的，著名的，或是有歷史意義的為佳。其實一幅畫的價值，並不是以題材的如何而定其高下，乃是繫於技巧的高明與否。即使是很平凡的風景，經過作者的技巧的純化，淨化之後，自能成為另一世界。所以我以為作畫的題材什麼都可以，祇要是自己認為滿意的，和自己的作風頗相吻合的，再用自己的理想加以洗練，自然能創出好的畫境，大凡名勝古蹟的地方，都是因了名士文人的題詠而得名，並不一定適宜於作畫，而且名勝所在地，都是被攝影師千百遍地拍攝過了，畫出來總覺得俗氣。即如西湖的平湖秋月，柳浪聞鶯，蘇州的寒山寺等地名何等動聽，而實際上描寫起來索然無味，所以我以為選擇風景的對象總以避去名勝古蹟為宜。

大概城樓附近的地方，風景的趣味最爲複雜。那地方不像市內的人煙稠密，也沒有鄉間的冷落荒僻，有疏疏落落的市集和人家，也可以望得見郊外的煙樹雲山；而且近城樓處必爲水陸交通的要道，河中來往的船隻，橋上的行人車馬，這些都能增加風景中動的意味，而且富有現實的人間味。常熟的西門，便是具有這種特色的。

最初的兩天，在東門，北門外作了幾幅，但因爲好久不提畫筆，技巧不免有點生疎，所作的都不能十分滿意，不是構圖太無力量，就是色彩有些生硬，尤其因爲有幾個寫生的姑娘，要拉着我改畫，精神不能集中，所以到了第三天，我便一人獨到西門去作畫了。從西門的城樓上望下去，有一幅極妙的風景，我彷彿還有些記得。大部份是一片河水。河岸一面是小小的碼頭，一面是臨水的茶樓，遠近의 河邊都停着些大大小小的船隻，中景的右面有一塊土地直伸到河的中央，有如半島，上面

有一間破落的土地廟，但看上去還是很堅實的樣子。廟旁有一棵生根在河岸的垂楊，再遠過去，是一片黃色的稻田，和一簇一簇的叢樹。這日正值日暖天晴，一切都在明豔的陽光底下，湖水是澄碧而透明的，微風吹過，略略有些皺紋，空氣是那樣的清潔，雖在重陽節前的晚秋天氣，然而穿了夾衣還有點暖。我站在殘缺的城樓上，禁不住喊了起來，啊，好一幅江南秋色！這樣的喜悅，就成為我作畫的動機（ motive ）了。但單有這動機，而沒有把握對象特點的技法，結果還是平凡無味的作品。我總覺得一件藝術品，如果沒有一點對象的特點捉住，沒有一點誘惑人的魅力，實在是近於無聊的。所以我首先就想把握這風景的特色。第一是構圖，這樣散漫的風景，要在畫面上作恰當的構圖，確是不容易。普通的構圖，都是把主要物置於畫面的中心處，兩旁的東西，都居於陪襯的地位而從屬於中心點，這樣的金字塔形的構圖，最為穩當的。此外或是垂直線與水平線的構圖（如大地與喬木），或是對角

線的構圖（如透視很深的市街），都是比較的易於處理。現在我卻要把幾個主要物放在畫面的四角，中間祇是一片大而平的河水，這是非常危險的構圖。但是你如能把這四隻角在無形中加以連絡，成一大包圍的形勢，好像沒有主點而自有主點，使人起循環不息的感覺，那就成爲一幅最有奇趣的構圖了。其次是各種物象的表現。船，描寫起來最難捉住其形式的特點，因爲它是時常在變動的，即使不在行駛的時候，也因風吹波打而時時轉變方向。其次，船是浮在水面上的，但還有一部分沉在水中，所以表現船要輕中有重，重中有輕，若是太重了，那就沒有浮的感覺，太輕呢，又像氣球那樣的浮在水面上了。再說到水，描寫水，要透明清澈，要流動活潑，要表出深度的感覺，冷冽的感覺。左上角的一株垂楊，雖然佔了很少的地位，但樹也是很難表現的東西，樹中的楊柳尤其不易畫成恰到好處。它整個的感覺是柔軟的，含有水分的，渾圓的，綠是嫩綠，秋的垂楊，又有點枯黃的意味。此外右上角

建築物的堅實感，遠景的深遠感，到還是比較易於處理。再說各物體的互相連絡，我利用了水的皺紋及船上歪斜地簇出的竹篙，以及筆觸的相互照應上使其嚴密地結構起來。中間的一大片河水，因了色調和筆觸的變化，並不覺得單調了。同時還要注意到全體色調的統一。在輝耀的秋陽之下，色調是明快的，鮮豔的，但明快和鮮豔，最易流於庸俗，所以一方面還要顧到色彩的純化。最後，就是詩意——江南水鄉的情調——的表現了。這是須自始至終，不論一筆一色之微，都有意識地加以洗練和取捨，才能得到的結果。

我在作這幅畫的時候，一方面是抱了極大的希望，一方面卻有點擔心。我深怕我的技巧不能和我的感覺相一致，辜負了大好的美景，即使再來描寫，恐怕已不及此時的豐富的情緒了。所以我把全身的力量都放了出來，坐在殘缺的城樓上，以十二分的勇氣，聚精會神地開始描寫了，大約經過一個半鐘頭的繼續製作，完成了第

一步的手續。於是從城頭上跳下來，把畫布擱在稍遠的地方，口裏抽起烟捲，看看構圖和大體的色調都還滿意，心裏有了幾分把握。若是最初構圖和大體的色調認為滿意的，便已有了一大半的成功。因為部分部分的分晰，倒比較的容易着筆，而且有了好的情緒，自然愈畫愈合拍了。這樣我又跳上城頭，重新鼓起勇氣作整理修飾的工夫，一忽兒跳上，一忽兒跳下，凝望，製作，抽烟，思索，以一貫的情緒，一貫的筆調繼續下去，眼前祇有一片的江南秋色，心中忘懷了一切，這種悠然自得的心境，恐怕祇有畫家自己知道吧。

因了這地方風景的入畫，第二天早晨我又去了，所取的風景，是前一天決定好了的。就是將前一天所畫的地方稍向左移，以伸出於河中的土地上的小廟作為畫面的中心，把楊柳移到畫面的右邊，近景配以岸上的屋脊及船的頂篷，遠景仍是一片平野。這幅風景，和前一幅雖在同一地方，而構圖卻已大大不同了。前者多透視線

而後者多平行線，前者是動的而後者可說是靜的。而且天氣也變幻了，昨天那樣的日暖天晴，而隔了一晚，已變成了曇天，而且還帶點雨意。一切都現出銀灰色調，倒影也分外沈靜。然而陰天的風景，正是我所愛好描寫的。這是因為陰天的色彩，比較的沈靜，幽雅，和我的畫面上的色調頗相一致。現代西洋畫家馬蓋（Marque），他的風景畫，大半都是這樣的灰色調，那薄霧濛濛的碼頭情調，那帶有涼意的濕味，那沈靜而穩練的用筆，使全畫面籠罩着一層微薄的傷感，使人看了陶醉於那種傷感的情調裏。又如阿斯朗（Assline）也常用澀味的灰色。我因為平時愛好這幾個作家的作品，所以不知不覺受了影響，也好用灰色調了。但是，就像前面說過，用鮮明的色彩，易流於庸俗，同樣，用銀灰的色調，卻易流於平凡。所以用銀灰的色調，要使它活動，幻變，像貝殼內層那樣有光彩的色澤。而在全畫面中，爲了打破平凡，不期然地使用幾筆大膽的原色。所以描寫這陰天的風景，在我是覺得較有把

握的。但是作畫的情緒，卻沒有上一天的統一了。這因為有許多學畫的青年，看了我的那幅『江南秋色』，第二天也都跟我一同去了。十多個人在城頭上排成了一橫列，又是拉了我修改，把我自己作畫的情緒有些陷於昏亂了。當我以十分的鎮靜力重新提起畫筆的時候，天已霏霏的下起微雨來，他們都草草畫成回去了，最後仍舊剩了我一人，忍耐了涼濕的微雨，慢慢地完成了這幅畫。雖然也表現出幾分靜穆的詩意，但較之前者，已缺少一點精采了。

石梅附近，因為和我們所住的常熟飯店相去很近，所以有很多人常到那兒去探尋風景材料，我也覺得那地方另有一種悠閒的情調，也去畫了幾幅。白色的粉牆，後面襯着深綠色的雜樹，不十分整齊的小路，路旁有枯黃了的小草，碧空中有幾朵白雲浮盪着。這樣的風景雖然很平凡，但你如能在這裏發現出美點來，卻是有雋求的妙味。像現代法國畫家佛拉芒克（Vlaminck），是常常描寫這樣的冷街僻巷的風

景。他用了爽脆的表現法，把這種平凡的對象強調起來。這樣的作品我是最愛好的。

在石梅附近一帶的居屋，大都是有開的中產階級的家庭，那種房屋不是完全舊式的住宅建築，當然更不是完全現代式的，乃是一種半洋式的，稍稍饒有點庭院之勝，從外面看去，可以知道住在這裏面的主人，是度着相當舒適的生活。我那天就是立在那樣的一家住宅的門前作畫的。在街路上作畫，最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最初是年輕的姑娘在門縫裏窺視，後來有一位中年婦人走到我旁邊來了，還嚕嚕嚕地問了我許多話，問我畫了這種東西有什麼用，是去出賣的麼。我海闊天空地向她亂吹了一番，說這種畫帶回上海，就有人買，而且價值非常的高。那誠實的婦人，聽了我這樣的話信以為真，頗有點驚奇的表情。其實，畫家賣畫實在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製作的時候是一種趣味，而製作完了後也可以成爲一種商品，否則畫家憑

什麼去生活呢？然而中國的洋畫家，說來真是可憐，在展覽會的目錄上，即使是定了很低的價值，也極少有人過問。這是根本因為中國人對於洋畫的鑑賞力太低的原故，即使有好的作品，也不爲人所識，識者又或者無力購買。普通室內的壁面裝飾，大都仍是中國的書畫，而用油畫作裝飾者，卻是很少。所以研究洋畫的人，除了從事藝術教育，就別無出路，有的中途易業，有的窮途潦倒，埋沒了多少天才，中國的洋畫界到如今還是沈寂而無生氣，這怕是最大的原因吧。

我們接連到各處製作了幾天，作品也就掛滿在旅舍的四壁了，心裏頗覺自慰，以爲不虛此行似的。有一天的午後，我們忽而想起了劍門之遊，而且決心不帶畫具，專作遊覽。劍門：當我十年以前來虞山時，曾兩度登臨，所以那裏的印象，還依稀殘留在我腦裏。危崖峻險，在江南一帶，敢誇無匹。向遠方眺望，可以看見那迂迴曲折的運河，河的兩岸的片片的水田，河上葉葉的歸帆，都是充滿着茫茫的詩意。

。由這樣的回憶，更使我的遊興增高起來。我們約了此君和她的幾個女友，還有兩個南國青年，一行九人，我們先由西門僱了小船，慢慢的搖到劍門之麓，從那裏攀登上去，山勢峻急得很。記得前次來時，我正是年青氣盛，步履健實，直登劍門之上，一點也不覺疲倦，然而我現在自信還保持着這樣的元氣。走了不多時候，我已遙遙超出了他們之前了，幾個女友更覺落後，祇有好勝的此君，她是不甘示弱的，她向我力追，我看她氣喘不堪，有時故意坐在石級上休息一會，讓她領先幾步。而兩個南國青年，他們到底壯健，他們如飛的趕了上來，一直向上跑，到了此君的視線及不到的地方，便預先埋伏在山上的大石旁，等到她走過的時候，便像狼一般的跳了起來，作大聲的怪叫，她也駭得驚叫起來，於是大家都格格地歡笑了。這樣，我們或先或後地走着，不知道路的遠近，更忘記了身體的疲勞。四山是那樣的寂靜，除了我們的一羣之外，連樵夫也不容易看到，祇有一片風吹松林的音韻，像波浪

一般地在空中滾着。但是我們並不感到空山的寂寥，因為我們自己的一羣聲勢已經夠浩蕩了。

其實到了劍門，到也並不覺得有怎樣特別的興趣。遊覽山川，往往是如此的。趣味倒在向前進行的途中，到了目的地也不過如此了。而且那時已是欲雨的曇天，登高遠望，如一幅淡墨的山水，秋的嬌豔的色彩，完全要陽光來渲染的，陰天的秋景，卻祇有嚴肅和淒涼的氣象了。劍門之上，也祇有一所空空的古廟，看不見一個僧人，殘廢的佛像，散亂在各處。寺院的殿堂內，更佈滿了沈沈的陰氣，要是一人獨遊，定要疑懼鬼怪已將出現。但是我們這富有生命力的一羣，似乎反把這裏面的陰暗和恐怖征服了。他們在黑暗中找到了籤筒，又照例的搖起籤來。在臨走的時候，又偷了一尊最小的塗金的木彫佛像，說這是可以看出東方藝術的趣味來。

在我們頭頂上的天空，已經佈滿了層層的密雲，稍遠的景物，也有些模糊難辨

，雨是快要落下來的樣子；我們便祇得作歸計了，但我們的遊興還沒有盡，就這樣循了原路回去，實在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我就指着山的另一斜面並無人行坡道的地方，對同伴們說：『走原路回去太沒有意思了，有誰能從這面走下去的？』那山勢的傾斜，真有一瀉千里之概，向下直視，有些傾跌的恐怖。山上滿生了荆棘叢樹。平時，除了樵夫之外，恐怕再沒計遊人去冒險躋足了。

兩個南國青年，不等我的話說完，便毫不思索地一躍下去了。此君，她是無論什麼事情都不肯落人之後的，她也跟了我們下來。那樣的山路，實在是不容易走，最初，我們利用了繁密的叢草，把兩腳伸直坐在草上，向下直溜，到是非常痛快，然而遇到了有刺的荆棘，就會把手上的血也刺出來，衣服也會鉤破，此君就時常因此叫喊起來。她是在最後，不免現出一點心慌，有時就大聲叫着：『往那裏走？』『從這面走，跟了我來！』我遠遠的應着，就坐在草上等她近來，再和她同行一段

。漸近山麓，岩石也漸漸的多了起來，這對於攀行倒覺方便些，但不時可以遇到很深的窟窿，如果失足墜了下去，雖不致喪了性命，至少也得受些微傷，所以我們還得小心翼翼地，紆迴曲折地走，不消說我們的腳脛都有點感到酸痛了，這是因為走這樣的山路，其用全力在腳脛上不可的原故。但漸漸也就走到平地上了，這時日色已暮，四周又都是荒墳野塚，幸而我們的餘勇猶存，對於那樣的荒涼陰慘的環境並不感到恐怖，循着一定的方向，不久就到停船的埠頭。他們由原路而歸的幾個，都早已到了，在等待我們，看見了我們，便譏笑我們的迷路遲歸，而我們卻誇示我們冒險中所得到的樂趣。真的，沒有冒險的精神，決不能得到遊覽的真趣味，那些坐了籐轎去遊山的紳士太太們，他們根本未曾領略到遊山的樂趣呢。

此後，我們接着又到比較劍門更遠的石老虎洞，白鴿峯等處。石老虎洞不過是個小小的村鎮，勉強畫了一幅臨河的水鄉風景。白鴿峯比較的有些山景，沿途多長

松翠柏，清幽絕俗，而始終尋不到一處滿意的畫材。這樣，我們又轉而到北門外的菜園村。菜園村的風景雖屬平凡，祇具有田園的情趣，然綠蔭深處，有白色的酒帘招展，涼亭竹椅，陳設清幽，旨美的酒，有本地風味的菜肴，確有誘致遊客的魅力。弦，就是一個專喊着『到菜園村去』的人。從菜園村再往北去，那便是規模宏大的興福寺了。天下名山，佔盡佛門。這話真說得不錯。這興福寺，便是位在山的奧隈間，樹木的環拱中，得天然的形勢，而寺院的裏面，更有亭臺樓閣之勝，有泉石蘭竹之趣，曲徑通幽，如入仙境。然而我總覺得那地方太冷清，太孤寂了，祇可作一時的清遊，而不能作永久的住居。

接連去了許多地方，都是得不到滿意的畫材，爲了作畫，還是到西門去。這回，我走到城外去尋覓畫材了。真的還有許多未曾發現的佳構。就像先前我從城樓上望見的那河岸的小廟旁的秋柳，現在從近處去看，乃是另一種情景。我在畫面上取

了這樣的構圖：把柳樹放在近畫面的中央處，樹下繫着一隻小舟，而背景卻包含了很複雜的市集以及山上的雜樹。這樣的構圖，頗有點抒情的意味。然而實在的地方，不但沒有一點詩意，而且是污濁醜陋的平民窟的處所。即如那小舟，不過是江北人的浮家，而河水卻是充滿了污物的濁流。尤其是站立的地方，前面就是一個大糞缸，周圍集滿了無數的蒼蠅。所以當我開始作畫直到終了的中間，我口上的煙捲是沒有絕過。從這裏看來，我得到了兩種作畫的經驗，第一，便是證明了畫風景不一定要名勝古蹟，即使是極醜惡的地方，經過了畫家的技術的洗練；也可以成爲一幅優美的有詩意的風景。第二點，作風景畫有時必須有極大的忍耐心。能够在美好的環境作畫當然最好，但如有了滿意的風景，而作者自己所處的地位，卻是污臭不堪的處所，也祇得犧牲一時的難堪，忘去了周圍的現實，忍耐着來作畫。

再過了橋，從河的彼岸回身向城門處眺望，那又是另一種情調了。在碼頭邊，

有幾艘內河的小汽船停着，岸上有許多錯縱着的經營小買賣的店鋪，這就十分地充滿了人間味，而對於構成畫面也是最好的材料。在房屋的背後，更有一列城牆，而虞山，以最挺秀的姿態出現在城牆的後面。我畫這風景的時候，是有極安適的心情和縱容的態度，這是因為連日勤於製作，手法和調色都漸趨於純熟，對象雖然複雜，而我覺得操縱綽有餘裕的樣子。因了這樣的自滿，畫時似乎並不十分專心，有時和旁邊圍攏來看的江北小孩開玩笑，有時看看周圍的情形。我的畫架，正是安插在一間低矮的平房的門前。那平房裏面，好像有母女二人在做着女紅，她們最初看見我在她們的門前安放了畫架，似乎有點感到驚奇，但後來看我儘是默默地作畫，而且在竊竊地談論着，我聽不出她們所說的是什麼，有時回頭去看她們一眼，那年輕的姑娘，長得也相當的美，水汪汪的眼睛，白淨的皮膚，動人愛憐的姿態，可說是一個小家碧玉的典型。我不禁向她凝視了一會，用微笑來表示我對她的好感。但

她似乎有些怕羞了，不好意思的躲了進去，看她們母女二人，手不停針，猜想起來是依女紅爲活的罷。啊，你年輕的姑娘，或許也是『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的可憐蟲吧？

說起女人，聽說常熟正是中國產生美人的地方呢。所以我們到了常熟，對於這一方面也相當的注意。『看常熟美人去，』幾乎成了我們的口號。可是大家閨秀，都是深處閨中，我們外鄉的遊子，當然無緣看見，我們所能够看見的，祇有小家碧玉了。你若是在清晨，坐了小船，搖過臨河人家的面前，你便可以看到妙齡的嬌娘，她們或許是小家的碧玉，或許是大戶人家的侍兒寵婢，她們正三三兩兩的在忙着早間的工作，那盈盈如水的眼波，那楚楚動人的姿態，而且她大都是分開了兩腿蹲着的，更充分地暴露出豐富的性感。又如在鄉間的夾樹小道上步行時，也常常可以遇到明眸秀臉的鄉姑，似乎在賣弄風情地引逗遊人。你若走近去問她們一聲行路

的方向，她們也會似真似假地指示你，而接着就可以和她們邊走邊談了。有時，她們可以陪着你走到兩三里的路程。至於旅館裏的那些娼妓，她們因了無節制的出賣肉體和不規則的生活，大都是蒼白的面容，頹廢的神態，毫無一點可愛的地方，可愛的倒是那些來叫賣生菜的年輕婦人。她們都是田舍娘，每天到城裏的旅館酒樓上來販賣生菜，以幫助一家的生活的。她們都有健全的體格，紅潤的皮膚，好像雷諾阿（Renoir）畫中的人物。每天到我們房間裏來的，就有這樣的兩個。你最初若是拒絕了，他們就從籃裏拿出一部分來，放在桌上，現出一臉的媚笑懇求着說：『就買了罷，這一點錢在你們是不算什麼的。』這樣，我們終於買了下來，而她們也就快樂到很感激似的，把柚子的外皮剝了，一囊一囊的送到你的口邊來，在這時候，即使是接觸到她們的肉體，也是無妨的。

這樣，她們便成了我們每天工作後的唯一的安慰者，我也就把她們當作理想中

的常熟美人了。當我們回上海的前一天，弦因了一時的高興，竟用了一塊錢向她買了不值四毫子的生菓，我們都笑他太傻，而他卻非常樂意似的。她們，做了這樣一次好買賣，自然更高興，格外的顯出殷勤了。

『先生，你們還有幾天好住呢？』

『我們明天就要走了。』

『爲什麼不再多住幾天呢？』

『你可和我們一同到上海去好麼？』

『我們是沒有這樣的福氣喲。』

這樣隨便地談笑了幾句，她們也就辭了出去做別人的生意去了。

在第二天的早晨，我們的一行就動身回上海了。對於這住了將近二十天的常熟，都有點依依惜別的樣子。別了，常熟的城市。別了，常熟的美人。

冬輯

十一月

史衛斯

十一月的街是靜穆的。

散雜的脚步一如風吹楓葉的聲音。你倚着我的臂，我抓着你的頸子，三個年青人，默然地，向那一個望不見盡頭的方向走着。

誰也沒有想到，該到那兒去呢？

『哈囉！』

『哈囉！』

從對面方向來的女人，飛一個微笑，落到後邊去了。

『有意思。』

脚步更快起來。

從傍晚飯後的散步裏，找出一身汗，這汗是有意義的。我怕看足球場上那一面孔粗野，那個粗大的鼻子上，掛一串汗，聰明人把這汗擲到另一事件上去。這差別，不僅是在於詩意，有一半是美麗！」

『這不可原恕的錯誤，是在忽略了黃昏的美。一切真正的美，一小半屬於晨，一大半是黃昏的。可是你不能完全享受那些。十一月的街上，必然的缺少春天的蘭，夏天的荷，翹殷街上，必然的沒有噪晴的鶯，傾瀉的瀑布。……同樣，在另一個境地，你將很難看到飄搖得像這樣耐人尋味的柳了……』

『可是最有意義的，應該是想像。享受受得太多了，結局是無趣的。你看到一半，讓另一半蘊育到你的思索裏去，從這裏，你有了希望，有了愛，意思就是，有了生命的活力。這例：譬如讀書，譬如看電影，譬如和女人話愛情……』

『哈囉！』

『哈囉！』

和對面來的女人點一點頭，又各顧各的走了。

三人中始終沈默的一人，從地上拾起一片僵紅的，脆弱的，憔悴的楓葉。

冬天

冬天是安靜的。當我擡起頭望着窗外，看見天空與樹枝的時候，我就要中止我的談話，如若這屋裏有一個客人；或者閉起我的書，無論它是不是一本緊握住我的心思的。天空彷彿永遠是灰色的，純淨，普遍。樹枝稀疏地排列着，有的負着幾片變了色的葉子，它們與天空完全調和，互相依傍着，酣然欲睡的樣子，其間流溢出一種愉快的沉默。凡過冬天的日子的，都應當有冬天的性格。你不靜的人，無論住在甚麼地方的，看一看窗外罷，看那樹枝與天空罷。

我曾在幾個地方遇到冬天，冬天的神情總是一樣的。它安然地徐步而來，不隱藏也不張揚地站在我的窗外。我認識它。我對它比對一切別的東西更熟習，我們的交誼深摯，長久。那浮着碎雲的天空，與淒涼地負着黃葉的樹枝，都有冬的安靜與

柔和，洗掉它們汗濁的顏色，脫去不整齊的衣服。冬天的沉默是可讚美的，是完全地沒有聲音，而是那聲音決不刺痛你的耳。暴風稍有來到的時候，那些喧噪的夏與秋的歌者都隱匿了，我甚至回憶不出它們的調子。從早晨到晚上，必須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聽見一個小販的長呼，一聲麻雀的啾叫。它們都是輕細而且隱約的，像在遠處另外是烟或水氣衝入天空的聲音。它們需要深切的聽覺上的注意。

但這一個冬季有過一個異樣的日子，彷彿故意地給我一次驚嚇或試探，在我們初是的時候。就在前一天，那個早晨，我帶着溫暖的愉快開了屋門，看見地面變得陰溼了，天在落雨。我退回來，找出我的傘，帶着一種新奇的心情把它展開，然後走進院裏，聽着傘的聲音，幾乎以為另是一個季節了。當我走在街路上的時候，雨點變做雪團，而且漸漸地轉了方向，正對着我的身子。（後來我發現前面的衣襟都溼透了，除了最上身的一部。）雪團接觸到地面便消溶了，泥水積增在整個的道路

上。陰溼的感覺那時候我不很留意，我祇懼怕着襲來的寒冷。風吹起來，我卻喜歡它是沒有聲音的。我的手似乎僵硬了，幾乎失去了舉傘的力量。讓我更其驚訝的是河沿上已積滿了葉子，溼透了，毫不動轉地偃伏着，那一片片暗黃的顏色把河沿裝飾成一個生疏的地方。那一天以前，我看見河沿上還很乾淨，柳葉與槐葉在枝上留着。我思索着，我懷疑一早的雨雪有這麼大的力量。寒冷又加重了，仍然攻擊着我的手。前面，同樣的，落葉夾着泥水，那一條道路變得意外地長，對面的房屋，模糊，遙遠。我聽見雪打在傘上，簌簌地響，聲音中混雜着沉悶與憂傷的調子。沒有另外的行人，道路更現得荒涼了。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旅客。我熱切地四顧，願意發現一個小店，我就可以進去停息一會，緊緊地閉上門。但不久我到了真實的所要去的地方，進了屋，隔窗向遠方望去，有一列密集的山峯，大都被雪蓋住了，那兒的寒冷直臨到我的心上。

想來是很足以安心的，這異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當我從牀上醒來在溫暖的爐邊緩步的時候，那些記憶便疏淡起來，像不是我所經歷過的。窗外的樹枝，天空，仍然是柔和的，而且有可喜的陽光守護着它們。想到這祇是冬天的開始，後面還有許多它的日子，心裏即刻愉快了，於是開了門，預備到院裏去。

臘雪

徐蔚南

一

歲首在樂君家中，適遇久未晤見的陳望道馬宗融兩先生。因為是午時了，馬先生便邀我和陳先生同至至潔而精去吃飯。

太陽曬得很暖的洋臺上，便坐下了我們三人。飯菜盡是川菜，三碟魚肉，一個火鍋。都不喝酒的，菜覺得已太多了。

對面是洋人公寓，美國式高房子。陳先生說，據說在這兒洋台上，可以賞風景，就是那公寓玻窗裏早晚不同的景色。

飯後，三個人談話了二三小時，真是盡興的談話。

陳先生談起他辦的太白雜誌，要出一個增刊，定名為「小品與漫畫」。說要我

也寫一點東西湊湊熱鬧。當時，我想，如果要我解釋小品文的風格，我倒立刻就可以繳卷，就是本地風格：「潔而精」三個字。鼓吹小品文的朋友們，你們以為用這「潔而精」三個字來說明小品文風格，究竟好不好。

二

民國十六年之前，夏丏尊先生等在浙江白馬湖春暉中學裏，提倡小品文。「小品」與「文」字的聯起來，在我並不覺得新奇，因為老早就看見過日本人寫的什麼「文品文作法」了。我卻不懂為什麼夏先生要提倡小品文。過了多年，我到白馬湖經亭 顧老先生家裏去，看見那白馬湖的景色：一個小巧玲瓏的湖，三面包着並不高却很秀麗的山，一條提岸，種着垂楊。我恍然大悟夏先生的心情。這白馬湖真是小品的格局，在白馬湖提倡小品文真是「人傑地靈」的一件大事。在上海這種夷場上，鼓吹小品文實在不配。我這說法，頗有點環境限制并產生文藝論的臭味了。但我

覺得這是不大錯誤的文藝論之一。去年在滬杭車中，偶然和夏先生同車，談天到杭州。我說出白馬湖是一個應該提倡小品文的地方，他也肯首。

三

我是很愛好周作人的。

我的朋友F君却是不喜歡周作人的。

我介紹自己的園地給F君閱覽，F君看過後，回答我說：「惹氣」。

後來介紹龍集談虎集等給F君看，F君看過後，回答我說：「死樣活氣，總是惹氣。」

此後，我們倆就是不再談起周作人了。

去年秋後，F君在某大學裏擔任，「西洋文學」一門，逼着他從古代到現代的關係文藝思潮的書籍看個大概。他先看了法郎士的泰倚思(Anatole France: Thais)

，接着又讀了法郎士的 Epicurien 的花園，接着又讀漢譯本的愛壁居魯的哲學。

寒假中，我在一個廣東茶寮裏，遇見F君。他劈頭對我說道：「或現在懂得你愛好周作人的緣故了！你是愛好他的哲學！」

實際，我不懂得什麼哲學的！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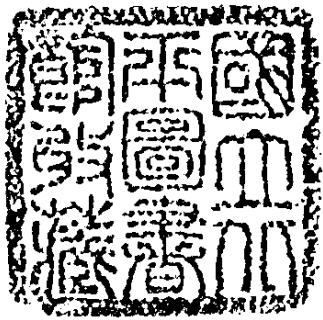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的天氣，至少在中國是非常的。春夏那種旱，冬天又那麼暖。往年臘月裏落雪，現在竟不落。不下雪，對於貧窮人是件好事，像我們這樣爲衣食奔走的人，下雪也是件討厭的事。但冬天臘月總得落點雪，才像樣，在感覺上，人人這樣想。北風吹過了，天也陰過了，雪要來了罷。雪却不來！孩子看着兒童雜誌上趕時鮮地畫着的雪景。雪人，問什麼時候才落雪。女傭人章媽，看着陰天，總是說，要下雪了罷，等下雪的心情，簡直已有點不耐煩了。雪却總不肯下來。章媽只好

嘆息說：「臘月裏總要落點臘雪吓」。我妻聽着這種的話，從玻璃窗莊然望着陰暗的天，默然無語。我了解他們期待臘雪的心情的。可是臘雪偏不下，也只好無可奈何。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本書所集各文均係輯自現代雜誌）

現代散文集·壹·一四一



現代散文集

一九三六·五·二十五
初版

定價三角

出版者

上海福州路中
經濟書店

發行人

朱逸君

總經理處

上海福州路二八八·二九〇號

今代書店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 不許翻印

